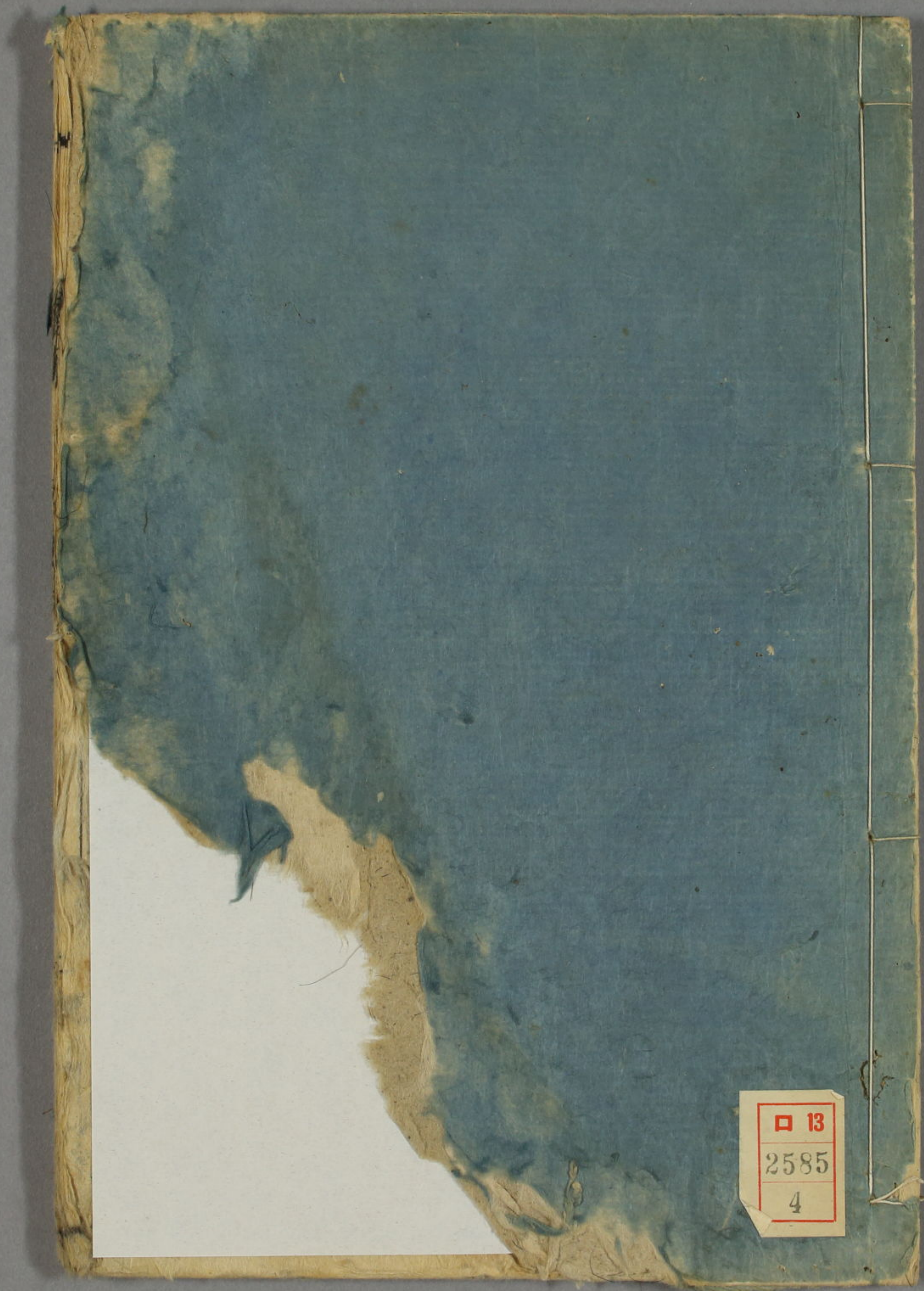




仁仁
2585
13-4

管子卷第五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

揚慎評觀玉者厚薄寸方
廉隅色澤瑕累光點不欺
以髮故能定玉之價此文
之觀國亦然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寄
磯貝靜昇氏

梅士亭評八
觀玄言如骨
真有國之龜
鑑也

何良俊評化
非過以歸端
直依然性體

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
禁禁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是以民
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

范正評此觀
言國飢飽

沈澗新評不
務耕則國
飢而君上寄
寄之一字甚
危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以上總大意下分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
之廣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奇正評此觀
言國貧富

蕭戰評其宜
通不宜閉是
朝富門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子見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
周曰麋鹿食
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
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岳正評此觀
言國侈儉

柯潛評一侈
生許多弊端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
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
費。困倉所藏不足
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積而衣服修。氓家謂
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
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岳正評此觀
言固實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
泰。為國之惡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
國。故曰。八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
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續按。方一作本。作百。一可
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
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利。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
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朱養純評
利重賦成何
凶國積安得不

易論評此
長目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
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
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以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凶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故日大凶也。
但苞裹升斗。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以三之一。法師以相遺也。

程敏政評廢
法以飲其
害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
稼。亡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
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爲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
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一既已亡三之
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
毀損羸瘠者也。民有鬻子矣。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
者。續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
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比于
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
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
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資衆力

胡瑗評以特
禁發便於農
事無妨

劉繩評寬力
必先慎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
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
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
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
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博民於生穀也。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生穀謂發民
非作力。母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存其生。各
由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
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
已。則用力不休矣。故曰臺榭相望。

郭正國評照
應之意勇之
顧子

岳正評此觀
言國治亂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共。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土
力屈故戰不必行。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至。故守不固也。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土。君斯作矣。人皆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間開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沈時新評母
自勝正與生
極切通患

孔穎達評母
激濁飛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
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里無土舍。土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結恩好也。自生矣。鄉里長翁。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凶國就其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翻在衆下故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也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岳正評此觀言國強弱

何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私其力

朱養和評說到以情偽示敵弱何可言

岳正評此觀言意行不行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

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

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矣上令輕法制毀

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

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沈氏新評
列國破亡滅
之形令人神
寒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而
虛立也
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
則有無君之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
心故上位危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賣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角正評此觀
言國存亡

張嶠奔流呈
飛電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等
私情行而公法毀績按一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
與之國不恃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爲親也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
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

張榜評萬派
飛泉注此
登

管子 卷五
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毀滅故曰計敵與量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
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爲之其說計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驟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
決如珠連如颿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岐幻怪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案頭日讀千
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沈明新評
賢能勵法
而領袖民以
守法者其在
士大夫故禁
制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
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
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
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
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
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日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
按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收於君府制則下皆會其理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
其所聞異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列
分之病安得
不私倫成亂

管子

卷五

李泌評皆從
君人其德來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並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也。廢法制者。必被之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矣。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續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張榜評萬心
一心語略轉
便新翠

黃震評權重
循利遂成黨

福作威。以射人。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為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朱熹和評私
後取能嚴審

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進則相推於君退
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聚
徒威羣。蓄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入此皆弱君
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
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
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
者。但屬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
意於私私君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
但為私行所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治事則不以
禁之也。

姚樞評愈說
愈痛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
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舉人則以為已勞。為國
恃之以為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
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
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
春通利市交而漁分。輕取下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
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托聖王之禁也。用不稱
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萬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
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

沈氏新評深揭求譽倫公

法制以結連朋黨亦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

市上恃威處語更規峻

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身

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

楊慎評三鉄彈而三宵成

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

此事若見登士尤急耳

道故聖王壺上以為資修田以為本每以壺娘

營田業以為資若趙孟之為又修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

雖人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勤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

何良俊評飾小言大遠交

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

假爵等事更劉至

也卑身雜處不簡隱行辟倚倚衣也隱僻其行以避

邪不正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身

雜處所以遁上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

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入以買譽

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故入求之聖王

楊慎評說
說千古蔽臣
若指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明黨為友。以蔽惡
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歛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
春通結諸君。援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楊忱評利害
無使苟

朱養純評歸
到仁耻是真
龍穴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小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
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
表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梅士享評貴
行令而原於
令不虛行令
行則國富兵
強而動以危
亡為戒保有
之謨不以六
攻毀三器令
之勝道也非
以為其兼操
奪正天下之
規也此之謂
王道

管子

卷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留令者死，故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雖日出令，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
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

葉永心評廣
列令不行之
弊

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
不可得也。下彊則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
威下分也。損謂虧令，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

沈鼎新評重
器在天下論
令則途邪而
關之實自上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
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
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
菽粟不足末
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
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創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程敏政評數
逆使不經

魯彥評三經
典與精核廟
堂鴻議

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
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也詔事便辟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
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所以耻反以為
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
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蘧軾評復細
陳三經酷烈

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
 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而有功勞
 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
 也欲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
 之說毋侈泰之養適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也
 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
 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
 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國

楊慎評
重今盛衰在
此無民用無
兵勝國何以
重而握在三
經制入與受
制轉機了然
重器之義盡
矣文有筋脈
於此可尋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
 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臣下不
 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則國母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
 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
 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郭正城評今
不行就民心
說至相王語
語類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

劉魏評天道
人心凜然宜
惕

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公爲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公爲鄰則以天
天道之數至則反則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跛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
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郭正域評驕
緩中于內外

柯潛評器不
可毀

未即禍也。禍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
 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意。故曰。膏是謂早服。早服
 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夫驕者。驕諸侯。驕諸
 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急者。民亂於內。緩急必輕
 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者必失外亂內此天
 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
 雖衆。不緩急。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
 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
 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
 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沈鼎新評如
此攻守不
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亂王不
 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
 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亂王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
 大。而遂滅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也。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
 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
 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曰。雖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謂親。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無功。而
 可以得富者。謂巧佞。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嶠評呼吸
通帝座

朱義和評語
不愛攻戰守
固得力

管子卷五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
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
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
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
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
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
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
道人心之間令按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
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
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趙
璧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
惠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五終

管子卷五
法法第十六
修令者不審也
賞罰輕也
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

管子卷第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朱長春評段
落語句時佳

不法法則事母常

不設法以法。法不法則令不行。雖

可以山采不
可田獲

設法不得法之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

法而不可行則

張榜評雖截
然四段意脉

修令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

氣勢自是相
映發

賞罰輕也

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重而不行則賞罰

沈則新評法
法從君身之
始則上令共
而下情通皆
由也

程敏政評主
孤臣黨成何
世界

管子

卷九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

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禁也。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

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入而不固殆。同謀而離

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

其宿。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施怨疾

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

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

內。策謀母自入也。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消則小

張榜評
筆頭便已收
住

人道。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

過。然後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

敬。有非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惠赦加於民

而罔圖。雖實殺戮。雖繁茲。不勝矣。造茲以待赦也。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

管子

卷六

二

葉水心評節
三欲以安位
窮領語

欲者何也。一日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
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
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
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傷。愈禁愈犯。非悔而何。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
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
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

劉綬評誅條
甚悉又引以
繩墨故服

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言也。春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詭行。毋雜俗。毋異禮。士毋
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上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易令。謂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
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岳正評況
以下又轉
意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從此之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爭主。況其倨傲易

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
小利大但
恐人不知耳

魏載評不求
美觀意甚穢
湯

凡救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

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母救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救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

母救者。痤。徂不切。瘡也。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續按。睢。恐疽或癰字。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先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張嶷評盡
儉意

李泌評妄
妄誅是生亂
亂賊非法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煖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賞。故曰妄與也。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朱長春評文
與墨子近長
條蔓葉繁
而下千戰國
又為未波矣
退之認錯作
祖故及文而
文亡

管子 卷六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
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
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
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
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
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沈與新評法
今漸察則民
漸弛故以法
令入則人
可用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
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
母常經則民安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
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
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
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
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
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

姚樞評用民
至此極恐亦
是憐警之術

沈維垣評下
僞上因釀害
不淺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
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入者必
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
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
得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
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績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
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
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故善用民者軒冕
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
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
斧鉞有所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梅士享評力
不轉死不愛
何以得此子
民

楊慎評無八
與之小大君
臣自與也

今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績按轉猶展
轉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
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
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
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
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
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
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
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興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刳已令之失也。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楊慎評內隔
外隔中隔文
理轉展反側

管子

卷六

沈鼎新評令
即其勢也為
人主之神語
云主失其神
虎隨其後寧
不落胆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入，不得通於下，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侵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故也。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此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何良俊評命
以正定方謂
之令

孔穎達評言
辨而行難皆
契規列矩

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傷國一也。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法之侵也。生而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管子

卷六

九

朱長春評當
時名法家指
二而余殊各
自其說參差
同異故並收
之其起議轉
入紆曲可尋
既亦強詞耳
君天所樹也
上下定制豈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
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日績
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日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日人君也故從而貴
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日人君也故從而貴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
貴之豈敢更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
論其高卑乎勢怒則代
尸流血辜則軒冕塞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
路故急於司命也人亦富

獨在司命之
權乎權必以
道行權術則
未矣

曲意評蔽雍
章瑕洞析命

貧人亦可使以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富畜貧亦可貴人亦可賤
以貴臣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
賤亦可六者謂生殺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
六者謂之謀皆欲操此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
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今臣子得此六者
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
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臣

朱養和評
令又歸到
人

趙用賢評
自治儀
目治儀

相聞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
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
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
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
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
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

郭城評
然責之在上

沈新評
人之自領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
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
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
反得損也。非我制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
物而物為制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
人之類。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黃震評名
忘功則不滿
者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
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鈞
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
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
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
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
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
私所愛。是唯賢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
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
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論式平引援
文淵

袁純評世
無四語精與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
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
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
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
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
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
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

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

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

難明。故惑也。春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廢。為佳兵。欲

廢其不廢。為忘戰。

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與不廢。

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

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

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在一人。

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揚雄評知不
忘其當
欲廢之又
忘其不廢皆
為仁所惑也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

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

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

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

動與靜。此所患也。

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

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

輕誅則乖正。故道正。道正之士不安。

道正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

所以外難至也。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揚雄評猛毅
中正

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

羣臣比周蔽美揚惡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

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

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

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又斯大又斯弛弛斯漫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未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著肉食而尸行者也

父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能法而救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劫于臣而無與通下情者皆不知為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矣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為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為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具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楊慎評管子
之意是言兵
未難道德要
人上會

沈鼎新評用
兵及致四禍
則兵權不可
不知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
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外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舉兵而國四禍。則大度之書曰。度之書。舉兵之日而何為而不危矣。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改。為上

程敏政評四
者全由有數
口來

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改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有明。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明。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審器。則明理。而勝敵。勝敵。則明理也。定宗廟。定宗廟。則宗廟定。逐男女。逐男女。則男女逐。官四分。官四分。則四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各正評有制
之兵先為可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
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情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徵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
不節故下怨上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
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置器械巧則伐而不
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
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
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春
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
乘瑕唯堅距隙未瑕而乘精亦頓未隙而距堅亦以

葉水心評治
兵法莫先于
三官

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三官一曰
日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
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倣裝也。春通大將
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
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便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
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其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首兵非備道。至德似稽而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台使兵離道。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人。分而復合也。道無不德而有用。則貴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分道不備德不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

至備乎道故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因可恃。故不守。恃固不

楊慎評中處即處平無端

無窮之中敵
不見之乃曰
無敵一形乎
彼則有敵矣

曾彥評專一
句扼要

拔。拔恃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其之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
也。績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
行不留。謂法行彼四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
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置竭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
于風雲兵械決于鬼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厲士此
神將心定于太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置敵
不匱已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
遠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
而渡

楊慎評獨出
獨入者將心
也寶者三軍
之精志也將
提精志以出
入故獨而不
釋獨則執止
之俱則執止
見則執欽之

李泌評惟神
故獨出獨入

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存厥寶玉必選
不獨入也。績按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
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春通雖獨入與眾俱入
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歛。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為
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眾
為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
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
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
意吾出入。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疑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
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畜之以
來。率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

姚樞評仍合

管子

卷六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

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和

強勇于進闘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額銓一等和

合故能諧諸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

故敵不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

能傷也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子

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

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

以驕石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

楊慎評無大以破天無澤

次雖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

以勝強我不立勝而破其勝一之至也

之不以變亂敵不教乘之不以詭乘敵不勝之不以

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

原也原原本也凡此皆我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

也用衆貴詳密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

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春通一

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

失其不戰也日至日實日原日終一之變通至此然

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

之元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用敵教

之盡也上卒用命而敵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朱養純評道原于一皇之明一正明此

管子

卷六

十九

孔穎達評可
見利適用敵
所不可緩

梅士享訂成
化歸之無正
神之不測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既不能用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用敵者窮則既不能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有所傷也春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深人危之則士自修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據景測我之實則據虛不見我之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設以觀無可以成功也

程敏政評道
借威而威非
道

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計者而萬物成矣化矣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春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非威也

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幻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玉伯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古者。管氏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計。便。馬
夷之屬。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登
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曠。皮之。虎。芻之
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士。享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効。各會其意。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六終

後時多難。已了。靜。仲冬。
武。操。多。於。浪。平。公。衣。指。
河。內。危。水。之。

武欽繇聖謨父

